

寒水齋先生集

序記題贊
跋

祭文
告文
祝文
哀辭

卷十五

~16
2420
10



和
2420
/5-10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序

同春先生年譜序

昔晦翁夫子嘗贊明道先生曰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愚嘗誦此而激昂曰由百世以後誰能髣髴乎斯言
竊伏思之我同春先生庶幾焉先生稟山河正氣清
明純粹德器天成人之見之者莫不誠服心醉稍長
師事沙溪先生與尤菴宋文正公為道義契弱冠委
禽于鄭文莊家文莊亦甚敬重由是聲名震一世蔚
然有魁斗之望丙丁以後謝絕當世乙酉拜持平不



起 孝廟嗣服託先生以魚水之契與一時諸賢并
武 王庭協贊 聖志期伸大義不意譖言飛遠事
將叵測遂屏退丘壑若將終身至丁酉 上心益勵
遂禮致先生與尤菴先生舉國而聽之出入 帷幄
啓沃弘多端委巖廊百僚山仰人謂契合之隆迥出
千古非常之功指日可期不幸 聖祖禮陟大業瓦
解豈非天也逮乎 先朝先生屢進 恩禮采隆天
不佑邦奸黨柄國先生退而上書力言 上眷以此
不終今 上乙卯士禍大作罪名及於泉下庚申
上大悟特命復官賜祭賜諡至丙申 上手書與巖

書院四大字揭于尚州祠宇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此
先生之始終大略也若夫道德學術非後生末學所
可擬議而尤翁嘗稱以百世宗師繼往開來又曰一
條清冰又曰溫厚和平之中自有正直剛大之氣此
非人慾淨盡剛柔德備者耶嗚呼不至大賢地位其
孰能與於此先生遺命勿建碑碣子孫不敢違尤菴
先生只撰誌文且述遺事門人相與語曰年譜記蹟
自古有之又不在于遺命之中積年裒輯草本始成農
巖金公昌協釐整僅十之一未卒業而歿先生曾孫
縣令堯佐力加讎校將以二冊入梓謂尚夏自初與

聞斯役不可無一言尚夏猥蒙恩眷出入門下多年
何敢以不文辭略書數行於卷端以寓秋陽江漢之
思云

梧灘集序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以余觀於先輩諸
公若梧灘沈公乃其人乎粵在甲寅之歲 顯宗昇
遐 嗣聖幼冲姦黨竊弄禮訟基禍舉世無不瞠乎
怵焉公時以司諫抗言直論其言如烈日秋霜人皆
曲踴距踴曰古直臣何以過此當是時也毒焰彌天
一言出口奇禍立至而公之所樹立如彼其卓卓豈

非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如轟雷之擊破錮陰也嗚
呼壯哉余以故人之子周旋於樽俎筆研之間嘗慕
德而心醉今其胤漢柱氏出宰義城刊公遺稿徵其
弁卷之文顧余蕪語何異佛頭鋪糞然其速愈懇則
義不敢終辭竊惟公之先大夫晴峯公以羣龍躍海
之文大鳴於世公胚胎前光自少有手抉雲漢之才
步武騷壇聲名藉甚今觀卷中諸篇聲調清絕色澤
朗潤至於長篇大作橫豎百折瀉出不竭絕無指擢
雕鏤之痕要非近世操觚家所易及也若夫所造之
閫域自有知者知之余何敢隱度論也雖然傳曰德

成而上藝成而下苟無其德華藻直土苴耳今公孝行篤於家清名著於朝至其直節又足以震耀今古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外理也凡公笑談之遺皆足爲世人重况其金玉之韻錦繡之章宜乎不朽於來後猗歟休哉公諱攸字仲美青松人早擢高第官至副提學

家禮源流序

朱夫子家禮之書折衷古今定爲萬世通行之儀則而修整未訖草藁見逸易簣之後乃出於世故與夫子晚年之論間有參差處且其名物度數之間猶有

所聽瑩者學者病焉我市南先生逐段解釋名之曰家禮源流盖以家禮本文爲綱博取儀禮周禮戴禮以下諸經分註其下間或編入於補註之末此所謂源也又採後來諸儒之說可以羽翼此書者錄於諸經之下此所謂流也又於古經中掇出帝王家四禮及朝覲聘享諸儀附諸篇末目以續錄自成條貫井井不紊開卷瞭然如指諸掌真所謂燭幽之鏡指南之車也藏之篋笥今且七十餘年矣今年五月左議政李公頤命白于 筵席曰故副提學俞榮曾於閒退之時參考古今禮說作爲家禮源流一編引据該

備取舍精確若使此書刊行其有益於世教大矣俞
祭之孫相基時爲龍潭縣令方欲入梓而邑力甚薄
未卽始役分付道臣準備物力使相基開刊何如
上允之於是相基承命惶感校讎淨寫而剞劂之
書凡十卷以尚夏自幼時出入於先生之門有高山
景行之慕徵以弁卷之文顧此陋拙曷足以掄揚發
揮考信於今與後然其言旣懇義不敢辭遂略書梗
槩如右云

在昔先生編輯此書時與遠近朋儕商證甚廣而
後來美村所住密邇則亦不無參助之端矣洎晚

歲屬之門人尹拯使之修潤完役實如晦翁之於
儀禮通解至其易簣時貽書申勉尤切而今尹乃
曰不記師教之有無變作別般話言此豈先生倦
倦屬託之意嗚呼禮者所以正人心淑風教而今
乃於父事之地用此蘇張之手段將焉用彼禮哉
以先生之明鑑初不料如此知人其亦難矣邢七
之狼狽是本來伎倆何足責也

記

以直菴記

學者得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直字是已是以先

師於臨絕之日表出此一字以告我小子小子愚鈍雖不能體而行之若其言則銘鏤于心不忘也一日烏川鄭生聖則謂余曰生新作小菴于樓巖之上以爲藏修之所而未知其用力之方子以喫緊語名吾室可乎余遂以所受於先師者舉似曰以直聖則曰謹聞命矣但老先生之必以此一字告之於子者其意何居願聞之余答曰此朱先生之意也朱先生於易筮前數日語諸生曰爲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之應萬事天地之生萬物直而已矣蓋先師之

學一出於朱先生故其言也如是矣且夫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魯論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以免又鄒書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據此諸說則夫所謂直字者實孔孟以來相傳旨訣而人所不可一日離者也然則二先生之惓惓以詔後者豈無以也世衰道微邪說肆行誠正之學人所諱言能知此直字之義者果復有幾人哉嗚呼臯比之座不可復親而遺言在耳歷歷如昨日於吾身終不能行其萬一忍使其言埋沒而無傳乎聖則

乎願與諸友勉之聖則曰某雖不敏請事斯言余於是書其問答而贈之聖則名龜河早年嗜學與余善

舟村祠堂記

嗚呼此舟村先生申公故宅也公自少棄世流離晚愛此地林壑之邃美構數架屋子以爲端居讀書之所今其胤子曰華氏仍以爲祠堂并奉公之考侍直公祠版實遵朱夫子家禮之訓也公先妣韓氏內子洪氏俱自靖於丁丑之亂 朝廷特命旌閭而公以春秋之法賊未討不書葬不從焉華陽老先生嘗屢訪於此大書扁額及 大明天地崇禎日月八字以

表章其節義其有補於民彝世教也何如也未知太史氏其已收八於青編否乎嗚呼 國家遭百六之厄至於天地翻覆而公能特立不污以昭其志何其奇哉古人之詩曰首陽山中殷日月今天下晦冥於羯虜之腥塵而只此東偏一片地獨揭 大明之日月此東人之賴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也余於此不勝感慨激昂遂投涕而書之至於公與侍直公平生始末詳於老先生所撰墓文茲不著

雲漢臺記

國家丙丁之禍尚忍言哉數千里山河已帶牛後之

恥矣至甲申三月以後則四海之內凡有血氣含生者咸戴不共之天矣於皇我孝宗大王深惟春秋之大義有傾否濟屯之志乃與二三同德之臣密運神機區畫略定積陰之下駸駸有陽復之勢矣時則有若領相臣李敬輿首膺登庸協贊訐謨一日上章言事以上之執志太銳徑先召禍為戒蓋其意欲萬全以濟事也上答曰寡人斷絕嗜欲夙夜焦勞非不知功利之為末而誠以至痛在心日暮途遠故也噫當是時也羣賢滿朝而獨於相國傾倒如彼其君臣之契亦可以想見矣不意聖祖中道崩殂大

計瓦裂時事屢變當時帷幄之臣次第淪謝獨文正公臣宋時烈在焉而亦且栴棘于南荒矣長抱永安之痛益切下泉之思遂乃大書聖批中至痛以下八字寄贈相國之季子太宰敏敘以寓慷慨忠懇之誠後二十四年庚辰相國之孫大宗伯頤命就相國扶餘舊居清隱堂前麓磨崖深鐫以壽其傳名其下石臺曰雲漢蓋取詩經雲漢為章之語也其以八分刻臺名三字者參判臣金壽增之筆也嗚呼天之迫於氣數屈伸而生大亂也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此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者今天既降聖神又生在

下之大人此其意似若有爲而空使荆湖羣臣抱弓而泣亦獨何哉雖然天經地緯民彝賴此而不墜撐柱乎宇宙炳朗乎日星則雖謂之一治可也此可以少慰遺黎無窮之痛耶旣沒世而盛德至善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則凡其平日之一言皆當愛惜而尊奉之况此八字 聖訓惻怛懇迫之意有足以貫金石而泣鬼神宜與典謨雅頌并垂於無疆且今尊周之義日漸晦塞其所以大書而闡揚者蓋出於衰世之意而勒之巖壁以圖永久亦豈非深遠之慮也噫後之登斯臺者其有撫往傷時躑躅而流涕者耶江

干一小區獨揭 大明之日月東土之人其將藉此而永有辭於天下萬世也耶嗚呼唏矣草莽臣權尚夏稽首泣書時 崇禎紀元後七十四年仲春也

北溪別墅記

歲癸酉今左相國雩沙李公結精舍於維揚先壠之下名以北溪而曰我將終老於斯而死僂埋焉仍使三洲金仲和作記而鋪其事其後 上眷益隆位躋台鉉 國家倚以爲棟樑士林仰之若山斗則公之一身公不得自由雖欲歸老于北溪其可得乎然公之思歸之念益切去歲又營小屋于精舍之北以爲

盡室長往之地噫公之志可謂浩浩乎不可禦矣但念范希文有先憂後樂之言此實仁人君子之心也公視今之國事其可憂之端不啻齊山則不此之憂而歸樂於寬閒之野其亦異乎希文之志矣然立乎人之本朝道不行則去亦士君子之大致也無乃公之計或出於此耶此非杜門空山者所敢知也抑嘗聞朱夫子之言曰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恆物之大情也而或惓惓軒冕而不能歸或歸矣而厭苦淡薄不知歸之爲樂或知之而顧其前日之所爲不能無媿悔于心者則其於所樂雖欲暫安而不能也觀于

此則仕而能歸者蓋難而歸而能樂者益難矣今公之歸則決矣未歸之前其所以報 聖恩下副民望者無一毫不盡分而媿悔于心者則他日之歸其樂全矣未知以爲如何若夫不忘其本之義仲和之記盡之茲不著

集成祠記

晦翁夫子生於周程張子之後折衷羣言發揮經傳以垂萬世之典則所謂集羣賢而大成者信不誣矣及夫子歿聖學無傳異言喧脞斯道晦昧而不彰天佑我東真儒輩出抽關啓鑰縷析毫分明理之功駸

駸乎濂洛之盛矣至我九菴宋文正先生則擴而大之闡而明之遠接考亭之統近集諸儒之成蔚然爲百世之師宗其功可謂大矣近來湖中彬彬多學問之士咸一口言曰晦翁孔子後一人九菴晦翁後一人也後學之尊尚模範宜莫如兩先生遂立祠於禮山之飛鷗里以妥真像夫子北壁先生配左扁以集成以爲瞻依放仰之所矣變怪出於意外皆以爲仍奉未安且祠在僻隅實妨游息乃於癸巳月日移建于冠峯之下黔溪之上山水清麗洞府明塏正宜於學者之絃誦其下幾步地舊有玄尚壁彥明之書齋

又似乎鹿洞之變塾爲庠斯亦奇乎哉是役也彥明管其始終太守李澳瞻伯致力甚勤崔徵厚成仲尹焜晦甫李東公舉俱以文字相之皆不可以無傳也嗚呼學宮者豈但爲俎豆參拜而設哉入是庭而居是齋者其必有羹墻江漢之思讀其書味其訓發憤勇猛一言一動悉以夫子先生爲法然後庶不負先哲啓後之至意可不勉哉 崇禎甲申後七十一年甲午孟夏旣望安東權尚夏敬識

昭曠亭記

道峯是舊寧國寺遺址也峯巒秀拔水石朗潔素稱

畿內第一名區祠屋之剏在 萬曆癸酉遂作國東
郊大儒院其事面亞於泮宮洛中章甫常輻輳於斯
講堂之西不百步臨溪築小臺名舞雩臺之東有門
名詠歸蓋取曾點風詠之意也臺南越溪蒼崖屹立
刻同春先生筆八大字其下大石橫亘溪面刻九齋
先生所書集晦翁詩二句筆勢雄健與萬丈峯相埒
癸巳夏雨大水懷山崖圻石奔臺與門拔其基兩先
生筆蹟顛倒漂移誠古今所無之變也居數年大往
小來蟻弩幾及於廟享豈天憫念斯文之變作先示
妖孽也耶吾友坡平尹鳳九瑞膺方執耳院事乃就

枕流堂南畔隙地立詠歸之門少下有壁陡起溪岸
展其頂築舞雩臺蓋緣舊基已成齷齪不得不移占
斯區之得全於劫水不亦奇哉臺下有數仞懸瀑瀑
底石坳開函水滙爲潭潭之南白石盤陀可坐五六
十人清致勝似前築潭北壁刻沂水二字以其舞雩
詠歸之意本出於浴沂也遂摹出兩先生舊筆真本
刻于石又刻舞雩臺三字於其傍於是乎門臺筆蹟
一復其舊人不知其重新然新築之左右無松檜蔭
其上登臨者病焉瑞膺披藤蘿草樹之中得一小臺
於南崖層巖上除其穢刻其蕪廣袤可容四礎被水

之滙者石之盤者卽其眼底而舞雩之築二石之刻
墻屋之持持峯巒之矗矗并排列望中孰謂幽隱之
中有此爽塏之丘也抑化翁故秘之以待好事者而
發耶遂構一間茅亭以代松檜之蔭其制精而不侈
足備山中之奇玩非瑞膺之意之勤其孰能辦此
瑞膺一日來問名余以爲學者窮揆力索至於豁然
貫通則古人謂得觀昭曠之原今入此洞者經丘尋
壑旣登乎此則襟懷爽豁矣其氣像與之相侔遂題
昭曠亭三字并書其前後事實俾揭于楣間後之遊
斯院而陟斯亭者庶幾顧是名而勉之

愛日堂記

驪興閔君士正一日以書來謂余曰小子賦命奇釁
在穉而孤唯偏慈在堂晨夕承歡而疾病沉綿今又
桑榆之景已晚矣小子誠不勝喜且懼也於是名其
所居之堂曰愛日予以爲自警之資亦嘗以此仰聞
於老先生謁其扁額且乞一言而發其意獲蒙先生
不鄙而肯許之矣不幸先生有海外之行未暇於斯
而奄棄後學小子嘗懷痛恨於心不釋也庚午秋孟
之廿三夜小子忽拜先生於旅亭時先生在室中吾
子坐戶外依然南路行色也先生教曰爾所請堂記

迄未之副耶其要致道執筆而書之言未已遽然而
覺乃一夢也嗚呼今日縱切秋陽江漢之思臯比之
座不可復親則斯記之作舍子其誰余執書而歎曰
文則吾不敢士正之夢奇乎哉是若有冥詔焉吾心
戚焉豈忍終默遂爲之復曰孝子愛日云者寔揚子
雲之言而朱夫子收八於小學之編以勵後世之爲
人子者也嗚呼不可得以久者事親之謂也惜此日
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則孝子之情寧有窮已今士
正旣竭力於承顏養志之節而猶有所不足於心者
又得此二字於晦翁之書以爲終身從事之圖士正

松石齋記

松青而石白特其華也其性則貞確而已世之人只
愛其形色乎外者而其貞確之德性則渺莫能究之
若夫獨青於歲寒之後屹立乎狂瀾之中者且人愛
之其貞貞不可奪確確不可損者夫孰能以之吾友
尹聖照所過遇小松片石輒嘯詠不能去以他人視

之不過一纍纍一蔥菹而已其好之之心有甚於東坡之道友米芾之拜丈爲一世所笑者久矣人笑之不愠好之尤有甚焉仍之以所居之齋名焉齋之所亦不過纍纍焉蔥菹而已則夫人之所好不以形而唯性之求之也可知已朝夕唯以松影石色環之左右靜坐其間而潛自薰襲者唯二物之德性如桂中蠹自食桂中味清香遍體則吾知君他日之所用無非出於此而警於世者也乙未暮春寒水翁書

三患齋記

記曰君子有三患患不得聞也患不得學也患不能

行也友人蔡君範築小齋讀書其中名以三患此明誠兩至之術也由是而早夜孜孜何患不至於聖賢余聞而感歎遂書此俾揭之辛卯夏黃江居士蔡君範名洪之

養拙堂記

友人李瑞伯結茅於吉祥之先基讀書其中自以爲百事皆拙以養拙名其堂要余題之余筆亦拙不亦相稱乎遂不辭而副之抑有一說濂溪先生極闡太極之旨實承孔孟之統而嘗賦拙道其志今瑞伯之績學攻文宜不可泯沒於林下而亦以拙爲號莫是

濂翁之意耶切須益懋遠業無孤士友之望已亥春

孟寒水老拙

李瑞伯
名英

巖棲齋重修記

華陽水石之勝甲於湖嶺尤菴先生於丙午年間築精舍於溪南儘象外奧區也精舍之東一喚有石臺陂陲其高數十尺上可坐百餘人亦天作也先生嘗構三架小齋時時遊息於其中甚樂也嘗曰自懷鄉入此洞神心灑然如在仙境回視懷鄉誠是塵寰自精舍移北齋北齋真箇仙境而精舍反為塵寰可謂十分清奇何必覓桃源路也臺下澗潭足以方舟

時汎一葉小艇隨波上下其澄徹底可數纖鱗夜憑軒窻月色如晝玲瓏映帶髣髴水晶世界先生乃曳杖嘯詠響如金石條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其視武夷茅棟清興孰優也不幸黃巴慘禍之後齋舍傾圮山阿寂寞過者傷神乙未之歲金侯伯溫出財力重建不大不小不華不陋依然昔日樣子於是後生小子莫不登臨想像如坐春風且頌金侯之誠不衰焉今春金侯為花山伯過余黃江之上使余題巖棲齋三字鏤板揭楣又屬余為記余是當時昵侍小生不敢以不文辭略書所睹記如右昔有蟠桃一樹生於巖

間今不可見老僧嘗取種菴庭待秋多植如舊云
崇禎後辛丑仲夏日門人權尚夏識

宋君積基德 御札承事實記

顯宗乙巳先生自懷德向華陽也入老谷畱書招從
子察訪公君積君積卽往侍宿先生翌日早起引入
內房出一封書手自披示曰此 孝廟密札也龍湖
泣弓之後抱歸山中謹欲堅守而今我老矣繼我守
此者其唯汝乎仍親自封裹以授之曰汝須慎之君
積奉歸而深藏雖父子間未嘗言及矣及至乙卯先
生遠配德源而兇徒將有加律之論淑安公主心竊

愍之乃言曰宋相容有可生之道昔我幼時嘗侍
孝廟孝廟屏左右手寫一書親自封標招 顯廟而
授之曰汝可親往吏判所跪進之退而侍立若修答
又跪受而來 玉音丁寧至今在耳余雖不知其辭
意是書若出則宋相可免於死矣洪監司得禹聞之
抵書于寺正丈而問之正丈始知之卽往德源問于
先生先生曰果有之正丈曰今在何處先生始不肯
答強而後乃曰吾曾以授基德矣先生子孫亦始知
之皆欲 上聞以冀萬一之幸先生責曰汝等以爲
御札出則吾得免死耶假使免死吾豈以此苟求

生活耶乃以書申勉君積曰汝眼可矐此不可出矣
其後先生門人如金知事萬增趙校理根數人請見
于君積辭色甚懇至於下庭拜跪而君積終不出之
皆含怒而去丁卯先生孫校理疇錫在京抵書于先
生曰朝議將索 御札須從容取來以待史官也先
生始以書索之時君積子病危急晉叔進曰子當替
往以進之君積責曰事有輕重兒病何假顧翌曉奉
往蘇堤而獻之嗚呼先生一家少輩非不多矣而必
擇君積而託重必有鑑識而然也君積亦謹守付託
之至意堅確如彼真可謂父子間知己不勝欽歎聊

記始末以示後人辛丑孟夏權尚夏謹識晉叔察訪
公仲子康

也錫字
題跋

書申伯謙愈晦谷卜居記後

華陽老先生嘗與舟村申丈約以同居于鷄龍之晦
谷蓋愛其山水之幽淡清絕也未幾舟村下世仍以
有己巳之禍其事未就至今舊人往往有說此而嗟
恨者然伯謙生晚未之間也一日偶作選勝之行至
其中樂而忘歸遂為構堂棲息之計使斯計而得成
者當時未就之志庶可無憾於今日何其奇哉莫是

山靈陰誘而協相之歟余老且病茲山亦遠雖未得與伯謙同棲早晚理筇一往徜徉於山中而尋討遺蹟亦可以少慰幽悃而洩此愴慕之情矣伯謙其肯竢我於羅徑否乎伯謙以余嘗出入於老先生之門亦嘗於舟村丈猥蒙撫頂之一獎以其記文示余且道其事如此俾畱一語於其後遂題數行而歸之若夫泉石之勝禽鳥之樂原記詳焉不復及

書從子燮虛舟畫軸後

虛舟筆法高奇逼古與王嶽郭熙不多讓蓋人間絕寶也余之季祖參奉公嘗珍愛之至于燮作傳家舊

物一日爲偷兒持去不知其所在者十餘年矣飄轉屢易主爲市廛金姓所沽燮偶見之歸其直而得之糴而爲軸示余于黃江之上余所曾熟玩者開展不覺眼青也噫此公物也旣失而復得之若有造物者相之何其奇哉從今葆藏如王氏之青氈可矣燮乎勉之軸頭八分四字谷雲金公壽增之筆虛舟者老畫師李澄之號云

書金大施

濟萬所藏尤菴先生簡帖後

藥水金上舍大施以尤菴先生所寄簡札幾張糴成一帖要我一言題其後噫先生之片言隻字自可傳

之無窮顧何待余言哉蓋伏聞大施之祖母宋夫人於先生為族姑也雖袒免已殺而睦義敦淡夫人有疾病先生手賚醍醐自華陽臨問雖尋常書翰之往來必伴旨甘其子孫至今感鏤不敢忘只此一端亦可見先生之德無所不至也茲用特書以礪頽俗

書李巨源泌世藏退溪允菴兩先生筆蹟後

退溪先生以盛德大業為東方百世之師其心畫之見珍於人奚啻隋珠與楚璧哉我允菴先生跋于下方其意豈偶然哉噫橫渠康節之帖得晦翁一言之題而傳之無窮則此書之終為稀世之寶也亦宜李

君巨源一日示余請識其後余盥手奉玩不勝敬歎遂書數行而歸之

書華陽崖刻後

大明天地崇禎日月

此八字陪臣宋時烈嘗書與人者也正宜於此山中謹摹以勒

書韓未叔弘祚東遊錄詩後

吾友韓未叔英才妙年發軔正路早夜孜孜入一已百其所成就蓋未可量也今觀其東遊錄一篇筆勢瞻達浩浩不竭雖退之所謂南宮波濤何以過此其

中華陽之會義理甚大上奉俎豆於二皇上黼座
下薦泂酌於老先生真像又與高朋勝友揖讓周旋
於禮樂之場豈非千古之盛事也况彼龍游白雲雙
溪之勝誠世外絕境乃與會心之友講道於泉聲嶽
色之中不知從古幾人能辦此會於此地俱不宜泯
滅此詩錄之所以作也永叔持以示余余亦會中之
人也歸來如罷遊仙之夢看乎此不覺一唱三歎遂
書此以歸之

書三安堂郭公鉉萬言疏後

余昔在華陽門下習聞三安郭公之賢蓋公於先師

為中表叔也公早事文元先生歿身景慕焉平生所
守者正直二字故光海時能卓立不撓人以頽波一
柱况之逮孝廟朝作萬言疏其愛君憂國救時利
民之策髣髴陸公奏議况其末端所傷痛者隱然有
慨念京周之意如使志士仁人見之足以隕涕雖為
守土者所阻撻終不得上聞至今讀其文可見學術
之宏博若於當時用公之策豈不有補於聖祖之
大業哉嗚呼其可惜也夫一日其曾孫進士守焜景
文袖而示余余盥濯披復不勝感慨遂書數行而歸
之

書萬癡堂金公遺書後

死國二字男兒所定國事到此不欲苟生他日所望唯在兩兒兒在慰母無恨吾死

右三十二字萬癡金公秀南殉節時寄其閣內書也公於丙子冬隨 廟社八江都及虜騎渡江與洪參議命亨從仙源相公在南樓仙源將立慳麾諸公避之公曰職秩雖有高下之分人臣均有死國之義與公同死死亦何憾遂書此授其僕納于家又其長子興漢隨公公囑其奴曰善保阿兒無令絕嗣遂與諸公俱焚嗚呼殺身成仁古亦有之而其從容就死孰

有如我公者乎 孝廟朝同春宋先生白于 上贈承旨今 上辛酉尤菴宋先生又請旌閭其後慎齋尤菴兩先生又倡論立祠於桑梓之鄉 國家之崇報先生之表章至矣盡矣蓋公師事文元先生先生亟稱其忠信篤行由是大為一時之所推重公自幼事親盡孝廬墓誠感猛獸光海政亂杜門不出 仁祖改玉始赴舉登第而掉臂朱門與世寡合白首潛郎未展所蘊惜哉然其淵源有自樹立無難真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也余嘗遊二宋先生之門聞公之名德久矣今公之曾孫就礪克紹家學從我於

空山寂寞之濱一日袖示公遺書余不勝激昂感慕
遂題數行於下方而歸之

書孝子李之中旌閭碑後

水漿不入口者十日此古人之所難也竟以是不勝
喪嗚呼其可傷也夫

書尹氏行錄後

尹正文與余先王考府使公交好甚篤余在齠齡嘗
覲其儀容鶴髮韶顏風彩灑落真恂恂長者人也及
長與其胤承旨公弘離遊慣聞其家多好學篤行之
士今見承旨公從子倪氏所述諸公行錄益知其所

未聞真所謂藍田之玉產必奇珍也惜乎以尹丈之
賢終未大用而其子弟之見識行誼又如此卓越而
沉沒草萊世無知者嗚呼歎矣倪氏要余一言題其
後遂書所感而歸之

尹正諱珩字楚寶子尚離孫倣偉行錄凡四尚離
字道高倣字省吾偉字太虛倣偉皆徵離之子也
倪尚離之子也

書進士郭公承華行錄後

公始與寒暄諸賢齊名於佔畢之門此載畢翁退陶
文字者可徵也今觀公之後孫龜谷某所撰行錄益

知其文章學業之稀世懿行潛德之邁倫也最其知
微色舉漢有得乎易象儉德避難之義奇哉奇哉第
其平日所著述盡入灰燼之中後之人無所考德而
觀法此可為千古之恨也

題刻泣弓巖詩後

此日知何日孤衷上帝臨侵晨痛哭後抱膝更長
吟

先生嘗於 孝廟諱日曉起痛哭於巖上仍吟一絕
後人號其巖曰泣弓蓋取荆湖故事也歲丁酉方伯
尹公憲柱謁廟訖大書泣弓巖三字刻石以示後尚

夏謹書先生絕句仍略記之

書梧川處士安公時亮行狀後

公生質醇謹為安氏家良子弟自少出入於春尤兩
先生之門又嘗濡染於其外王父時菴趙公其所服
行動遵禮法養生送死之節出於小學者多矣若夫
喪餘之祭慤勑過制抑小過傳喪過乎哀者耶思親
至老不衰嘗曰孟子所謂五十而慕者言其槩也聖
賢之心豈但止此訓誨子弟亦以義方家法井井多
有可觀鄉隣悅服來學者眾至誠教督不成不措實
行如此餘可推知公之胤太奭甫篤學力行之士也

與余善間嘗以雲碓宋君所撰狀文來謁墓銘余不敢辭矣年來沉疾與死爲隣無由收拾精神綴成墓文遂略題數行於狀後以備惇史之採錄云

書龜菴李益之遺稿後

龜菴李益之一齋先生之後孫也與其弟說之少有奇才美質其大人自泰仁攜入洛下使之游藝講業於士友間余在穉年得與之交觀其孝友絕倫蓋多有法家遺風焉卓犖峻爽志不在小雖不免孜孜於舉業亦嘗存心於聖賢之學如心經近思等書點綴抄錄誦念不置常恨不得大肆力於此事歲癸卯與

說之中司馬人皆聳瞻無何說之早世益之奉老寓居于廣州之荷峴先壠下刻意覃思工程大進朋友莫不期以遠到太學掌議儒林極選也益之來自遠鄉登其薦剡其聲望可知也不幸於己酉春其慈闈患毒癘益之嘗冀割指祈天願代及喪獨守山殯晝夜號擗視身如土木凡七閱月乃葬幾至滅性免喪後一歲客歿於湖右識與不識皆嗟惜之余與益之情義莫逆益之不以余爲庸愚每以道義相勉時時責礪嚴切俾得以遷改焉自失益之耳邊不復聞忠告之言每思之愴傷不已一日益之胤大齡仁伯送

示益之平生所著述俾余刪定余受而讀之皆伊昔所諷詠者尤不能制淚也益之詩才天得長篇大作多播於世業公車者傳誦之無斁至其絕句得意之作雖古詞伯莫能及焉行文亦富贍有法度宜不泯沒於來後仁伯謹藏而竢矣

書金子衡莘望景晦堂題額後

晦翁夫子孔子後一人也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而其所以實繼全體大用之學者莫如我尤菴老先生也先生蓬山時金莘望子衡久侍教席請其堂額先生手寫景晦堂三字俾揭其楣間蓋欲使朝夕觀瞻思

所以希賢也然夫子之得此晦字為字為號者厥有其由夫子少時學于屏山屏山教之曰木晦於根春容燁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此即子思所謂闇然日章之義也嗚呼武夷邈遠巴谷間寂後人之所以寓慕羹墻者其不在相傳之一晦字乎願子衡勉焉孜孜服膺而勿失也

題俞孝子讀禮窩記後

讀禮窩者俞孝子兄弟墓下居廬也丈巖鄭仲淳記之讀此則可知俞君之善居喪丈巖之善導教嗚呼其至矣何待余贅言然竊嘗觀先師記其大人慈教

堂文引朱先生語必欲其讀書窮理以務乎遠者大者苟能如是其爲孝益大矣願俞君服膺孜孜以紹家學

金聖得希魯家藏退溪先生手筆跋

退溪先生東方之師宗也其片言隻字人莫不葆藏而愛玩况此疏文手藁辭意懇至筆法端謹尤可珍也下方有允菴先生跋語亦當并垂於無窮矣金君聖得藏于家而不敢私一日袖來示余盥手奉展不勝敬歎聖得要余題其後而僭猥是懼乃書於別幅而歸之

姜承碩所藏允菴先生手筆跋

姜孝元之死於虜庭至今令人感慨悲傷不覺霑襟然聖考之旌褒先生之表章將震耀百世不磨不滅斯豈非大榮也其孫承碩服事先生之門竭其誠心喫盡許多困滯而不懈經歷彌天大禍而不懼先生之喪經而終三年悲慕之誠迄茲采篤又能以廉義自礪以不負平日教育之意噫孝元真有孫矣世之士名而不純其秉者能不汗顏於斯人乎渠嘗以先生所賜手書糝成帖子作傳家寶藏一日示余于黃江之上余盥手敬玩不勝感歎於其歸略書下方

如此承碩長子尚義先生嘗有名說今在帖中其次尚馨尚先之名亦先生所命而蓋皆有寓意云

鄭長源游家藏書冊跋

烏川鄭斯文長源一日訪余于黃江之上袖數卷冊子而示之曰此吾先祖松江先生江界時所讀者而卷內點墨皆先生手迹也余盥濯而奉玩之如大學家禮則自正文至小註皆著口訣筆畫精細無一句或遺紙顛空白處又多標識而字亦端謹未嘗放意若朱書節要則下方記其讀筭卷各七十末乃曰辛卯閏三月念後始讀至月二日畢讀余覽未終不覺

拱聽而加敬曰先生之於學可謂勤矣大凡爲學者年老則氣怠位高則志倦至於患難窮厄之際蓋有所不暇及者矣公於是時年已老矣位已極矣而栴棘困滯之中猶且兀兀窮年而不已先輩之篤志勵學有如是夫其爲一代之著蔡後學之山斗也宜哉後承繩繩繼志述事至今蔚然爲文獻大家者此其爲根本耶長源乎勉之勉之 崇禎紀元後上章執徐復之履安東權尚夏跋

又跋

昔衛武公好學年九十五而不懈益勤作抑詩以自

做左史倚相贊之曰睿聖武公朱夫子又曰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像自是不同若我松江公者其衛武公之倫也耶如使左史評公復以爲如何也公羽儀於明宣盛際以石潭坡山爲友其氣像之自別有以也歟今對陳編尚且立懦彼媚嫉而多口者眞魑魍也哉

又跋

余旣爲此跋明年春偶讀朱先生爲劉子澄記墨莊之文盛稱磨勘公子孫祿藏增重久不失墜之美余於是始覺此跋之不免踈漏也蓋鄭氏書籍之富名

於摺紳長源之王考進善公恐或遺散淡藏於太白山中迄茲傳守無恙其事與墨莊相類而視劉氏之失而還補實有所難焉者矣余所見四冊亦太白藏中物也進善公諱濬以節行朝廷擢爲臺侍其子處士君諱普衍資稟絕異篤學而早世嘗師九菴先生先生子視之此長源之先君也長源名游長源諸子方從我遊吾知其承繼家聲永無墜失無媿於劉氏子孫故仍誦晦翁耕道熟仁之訓以勉之時重光大荒落泰之望權尚夏又書

寧越六臣祠記後跋

寒水齋集卷二二

跋

二九

歲乙丑先生作此記且書六臣祠三大字趙侯爾翰
八梓而揭之楣間後五年禍作邑守希當路指撤去
之于今十四年無人問其故任侯鎮元視篆之初首
先揆訪得記文謄本改寫而刊之又得額板於埋沒
塵穢之中疏瀹賁飾懸之故處是壬午夏孟也於是
廟宇生顏觀瞻易容咸曰此文此筆之顯晦實係世
道之隆污然非任侯之誠與識亦何能有此嗚呼其
可敬也夫安東權尚夏謹識

同春先生遺墨跋

修吉悖凶存順沒寧

同春宋先生之曾孫堯佐道能訪余于黃江之上袖
示先生病中所寫十六字余盥手敬玩不勝愴涕先
生於是時疾勢已欲去易簣不遠而運筆如平日字
畫皆有精神大君子定力亦可見其一端也昔晦翁
臨終爲諸生說太極西銘之義甚詳今此帖中八字
又是二書要語先生之以此書示其亦晦翁之意耶
然門人弟子未有能少承厥志者淡可媿歎今道能
志潔行修其進未已倘能承繼家學以光前烈斯文
之幸也道能乎勉之勉之 崇禎壬午遜之小望門
人權尚夏謹書

義烈圖跋

觀卷內圖記其有補於世教者大矣亦可見仁人之用心也夫臨難勇赴為主致命最靈者之所難而角者能焉何哉昔朱夫子論蜂蟻之君臣而曰物只有一處通故僂却專此蓋由於不假修爲天機自動而然耶余嘗聞古有不拜之象今於義牛事益驗若夫香娘之貞烈雖古人中求何以加焉况以單戶微蹤乃能自潔其身視死如歸益可奇也笑渠出於淤泥而美資天成香遠益清誠不可以所處論也一善古多忠孝節義抑所謂鳳鸞之區草木皆香者非耶娘

之死不於他而必在砥柱之下者尤亦異矣噫世降教弛人不知義節之可貴而府伯趙公承繼祖武乃肯發揮張大之此勤其激礪頹俗之意真不偶然余不勝感歎書其卷末如此云

尤菴先生手筆跋

木晦於根春容燁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此朱夫子一生受用之語也我尤菴先生親筆處晦二字今爲崔友成仲所寶藏無乃先生所以手寫者亦與夫子之意一般耶嗚呼武夷邈矣華陽寂矣後生之所可服膺而勿失者其不在於相傳之要語歟成仲俾余

識之謹拜手敬題崔微仲

崇禎大統曆跋

右皇曆 崇禎丁丑之所頒於東國而 仁廟以是
賜石室金文正公者也嘗十襲祿藏晚年手授庶孫
壽徵而曰善守此毋或傷汚異日必有知愛此書者
爾其與之公歿後五十四年甲申多士建祠于華陽
洞中名以萬東享我 神宗 毅宗二皇帝此蓋先
師宋文正公遺意也於是壽徵氏袖此書付之尚夏
曰今天下陸沉無一片乾淨地而公等不忘師說乃
有此尊周盛舉吾祖所謂知愛此書者顧不在於今

日諸公耶尚夏謹盥手拜受賚入洞中與 毅皇御
墨同其珍奉焉嗚呼此豈偶然哉嗚呼 天朝頒曆
至此而止今安得復見此事金文正之所以丁寧付
囑者意甚悲切倘使先師見者想必掩泣於斯也此
可使知者知之難與俗人言也噫 崇禎後乙酉秋
日陪臣權尚夏敬書

卷後丁丑以下十四字及卷中追書小字與諸點
皆文正公手蹟云

尤菴先生手筆刻苦二大字跋

悠悠汎汎虛送可惜光陰最是學者之大病如不祛

此病雖高材美質斷無成就之望刻苦二字豈不是對症之良劑乎俞友弼卿親受先生手教張諸座右夙夜孜孜人所一十已必百千嗚呼弼卿真不負先生之至意也哉若余者猥蒙命百不一副逮今霜髮蕭蕭而一味鹵莽斯莫非此病之所致今執筆而臨題不覺媿汗之沾衣也然未死之前皆是可惜之日從今猛治而痛革亦賢于終迷不復耶謹當相與勉之耳

韓永叔弘祚損齋題額跋

損之豕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言澤在山下其氣

上通潤及百物也大傳曰損德之修也修之當如何不過夫子所教懲忿窒慾二事而已修之又修由是而至於大人無難也由是而其道上行則天下之人可被其澤損之義不亦大乎友人韓永叔作小齋于鳳巖之下以為藏修之所余以此揭之

進士尹公惟健詩稿寫本跋

余觀卷中詩篇音調清高思致超遠儘稀世之絕響也蓋公以高風勁節又有邁倫之才而遭時不幸杜門郊外年三十七而終天道不可知惜也參判公裒稗首末老先生跋文詳之可傳於來後也參判之孫

鳳九以其大人都事公命要余寫數詩以余之拙何敢猥廁於諸名筆之間哉特以託名於老先生脚下為榮茲敢染而歸之時 崇禎後庚寅八月初吉安東後人權尚夏題

上黨韓公必迪詩帖跋

右韓公諱必迪贈其孫有箕詩也時當甲寅禍作之後有儉德避難之意詩中所謂老栢凌寒蓬葦幽人皆自道也其所謂勤修待後者即弟子好學天不忌之意也先輩風義卓然只嚼一齧可識全鼎之味矣蓋聞公丁卯扈 駕江都朝廷欲除六品職掉頭固

辭富於文詞而亦早謝公車歸老于燕岐之老彭亭專以訓誨子弟為事無乃目見丙丁無意於世路而然耶若爾則其所守之確不獨在於贈詩之日尤可敬也其曾孫元震與余善袖示此詩要余一言遂諷詠感歎而書之 崇禎後庚寅復月下瀚安東權尚夏跋

土亭集跋

海東有奇偉卓絕之士世稱土亭先生余自髫髻已聞其風聲有高山景行之慕而顧無由得其言論之萬一居常恨之及讀抱川牙山時封事真藹然仁義

之言也愛君憂民發於至誠惻怛而其所謀猷一出治岐之規模如使其言見用於當世則何患其治之不古若也昔栗谷先生擬先生於奇花異草嘗意其資品雖高實用或歉以今觀之似有所不必然者豈先生淡自韜晦故作調諧弔詭不使人測其所蘊耶夷攷其世蓋當磁苞斬伐之餘或出於儉德避難之意耶以堯夫蓋世之豪一生經綸只在於風花雪月之間豈非千古之恨也先生所著述家無畱草得之於傳聞者僅寂寥數篇而字字無非後學之藥石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掌令李公禎翊正言

李公禎億監司趙公世煥先生之內外孫也既得跋文於尤菴老先生又請弁卷之作而先生許之適已已禍作未就也今二李公復屬筆於余顧此陋拙之辭何以稱揚德美然景仰既久不可無一言於斯遂書感慨之意於卷末如右云

天默遺稿跋

余觀天默李公遺稿其爲文也汪洋大肆如水赴壑詩又清越典雅自中規度當與古作者并驅要非今世雕篆之比也及考其行事則早結聖主特達之知久處經幄啓沃弘多至於孤城危急之日力陳

戰守之策忠言直氣凜凜不挫而如論敗事之相負國之將則辭義尤嚴足使破膽而褫魄矣蓋公出入於沙溪金先生之門學術精博尤深於易大而天地陰陽造化之源小而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作一困倉爲己家計以故發爲文章措諸事業者無非易也信乎學易之功廣矣大矣迹此而言殆古人所謂名世通儒者耶其曾孫頤根氏旣鉅行此稿而來求弁文顧余陋拙何足以當此屢辭而其請益懇故略書此于下方以寓景仰之誠云

天黜李公
名尚馨

韓達夫翊萬良隱精舍題額跋

友人韓翊萬達夫性沉靜於世間事泊如也晚築室于玉溪之山良隱之洞以爲藏修游息之所仍以良隱名其精舍要余題其額蓋慕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也余聞其言而感歎謹以此揭之雖然易曰艮者止也止其所當止也孔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時其道光明朱子曰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有光明之義以經書考之安汝止止至善皆此義也吾友亦不可不知也

孝宗大王手蹟跋

右我 孝宗大王手蹟也臣元命龜以淑敬公主嗣

胤得於舊藏哀聚粧帖以示草莽臣尚夏臣盥濯開
函涕淚先零嗚呼我 皇祖盛德至善與天同大東
韓數千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沒世之慕今其心畫
宜其悠久而益珍也臣竊觀卷首書牘乃 畱審時
上 仁廟者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我 皇
祖得之矣當時已有廓清匡復之大志初頭不密之
戒其亦淡矣大聖人所作為可謂出尋常萬萬矣噫
赤刀天球只是先王之舊器而尚為周家之大寶况
此帖一皆 皇祖之親題則其為臣子之珍愛當復
如何哉命龜之百襲薰藏以圖永世之傳者其誠亦

至矣誠不勝感歎也 崇禎八十七年甲午四月日
臣權尚夏百拜謹書

尤菴先生筆蹟跋

神明其德對越上帝

嗚呼先生以盛德大業為百世之宗師其一言一字
皆足以傳之無窮况此八字是古聖人旨訣其有切
於學者持敬之方大矣尤可珍也後人玩此者誠能
肅然警惕湛然純一潛心以居早夜孜孜則其德自
底於神明而與天為一此所謂對越上帝也必如是
而後庶不負先生特書之意矣攀桂公之欲鐫梓而

流布者豈偶然哉余遂感歎而題數語以應其命

愚拙堂曹公逾簡牘跋

曹君世鵬一日袖示其先大人簡牘字字皆勤勉學業之意又觀其胤所編年譜制行之孤高用功之刻苦又皆人所難及者令人不覺起敬也蓋聞公是梅溪之後孫牛溪之彌甥故家風聲的有來歷顧余固陋未獲一雅於平日以資麗澤之益是可恨也嗚呼巖穴之士篤學力行如彼而名湮滅而不稱悲夫謹題數行語於卷末以眎來後

程書分類跋

我允菴先生嘗以爲經傳旨義既經程朱勘定更無未盡之蘊後學因其訓辭孜孜謹行則爲聖爲賢靡有別法若欲外此而著述贅也妄也是故每於程朱之書極意研窮縷析毫分其在長髻柎棘中取朱子大全難曉處句句解釋名曰劄疑又以二程文集開卷瞭然而所謂遺書外書皆門下諸人記述師門問答之語人各編錄散漫雜出或有始論語孟而終以他經者或有初言天道而轉及人事者必盡閱全帙而後可以考檢故學者病之遂段段剔出分門編入如論四書六經者錄於本章之下其餘依性理大全

門目分類而編錄井井不紊以優考閱書凡十六編
庚申先生宥還分授門人使更整頓崔邦彥美伯李
喜朝同甫實相四書之二晚又命尚夏代執筆硯之
役草本既成成晚徵達卿暨子煜先後讎校歲丁
酉李喬岳伯瞻為海伯經紀鉅梓事力已備而不意
見遞遂以所已備者屬於閔三宰鎮厚靜能靜能費
盡精力更加修正又添財力并與二夫子本集而合
印其誠至矣於是老先生嘉惠後學之意得不墜地
其幸何如也斯不可無記略書數行於卷末

梅溪集跋

戊午甲子之禍實邦運之陽九一時諸賢皆不免焉
梅溪曹先生與寒暄一蠹俱以佔畢門人被禍極慘
士林至今痛冤而激昂風聲望若魁衡於其咳唾之
餘安得不玩誦而珍愛之也然其所述作散逸於大
禍藏於家者只寂寥數篇而已惜乎其嘉言善行不
盡傳於世也後之學者何所師法今金山太守金侯
楫平生慕先生最溪慨然發歎曰所存若干篇萬一
盡歸泯滅此非後學之責耶遂節縮冗費而剞劂之
以行於世其誠至矣尚夏生晚無所知識然嘗修先
師文正公遺稿其稱道先生之語曰經術論思身許

夔臯餘事文章黼黻王朝亦可以想先生之大略矣
金侯之用心可謂知所要矣先生之後孫世鵬與余
交好甚篤一日奉其季父述之命來請弁卷之文顧
余拙蕪何敢當也只題數行而歸之俾刻于下方

孔朱二夫子真像跋

孔子集羣聖而大成以開萬世之昏蒙朱子集羣賢
而大成使孔子之道如日月之中天是以諸老先生
以爲朱子孔子後一人此真知焯見之言也先師允
菴先生自少篤信朱子凡其一言一行無不承繼常
若朝暮對越門人朴子晦知其然也竭誠旁求得孔

朱二夫子真像摹出作帖以爲寶藏先師嘉其志手
寫贊辭於兩像之下且以朱夫子易箒時直字之訓
題其末此在己巳正月也是年六月先生受命於楚
山于時握小子之手又以是訓傳其心法亦朱子之
意也今奉讀未半涕淚滿臆痛矣痛矣子晦之胤正
義袖示余要題一語余何敢當亦何敢辭謹百拜識
其下方子晦名世輝篤學力行先生甚愛之己巳禍
作倡多士上章爭之困於桁楊竄謫西塞真守死善
道者至今士林高其節義云

舟村集跋

余嘗讀允菴老先生書得公之志節頗詳故曾於墓
文略敘其本末矣今見公遺稿其魄奇卓犖之氣慷
慨激烈之志一於是發之讀之令人髮竦朱子以爲
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無入心者也噫此亦庶幾矣
只恨其散失頗多存者零星然於此亦可以知公何
須多也蓋公所遭非常凡其見於事者或有出入乎
常道故詆訶溢世而唯其至誠惻怛之意老先生獨
知之矣無怪乎不知者雌黃而及今無能之後益肆
修郤之言南溟詩所謂死後方稱美者亦未盡末世
人情歟然於公有何加損也哉公之言行詳在集中
謹跋

涵虛遺稿跋

後世必有能辨之者矣今其孫愈要余識之茲書數
行於簡末而歸之 崇禎後乙酉孟夏安東權尚夏
達城徐君文若甫袖其高祖涵虛齋公遺稿示余於
黃江之上其中祭先妣文殆令人不忍讀也噫今去
公世若是其遠也而讀其文者猶不覺腸摧而淚淫
眞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者歟其伯兄岱禱天割
指誠貫神明而終亦不勝喪悲哉悲哉至其朋友間
尋常書牘亦動引經訓勗以義方雖散落殆盡只餘

寂寥數篇亦足爲觀鳳之一羽也且見李中立祭公文公之學問之篤門路之正律身之嚴識見之大亦可以槩見矣公歿時年甫弱冠而博學精詣已至於此儘絕人之資也使公享有年壽則其志業之成就何可量也而不幸短命吁可惜也天旣生此美質又從而椽之此何理也雖然公之獨子藥峯公爲世名臣其後金貂繡黻奕世相望而蘭玉之蕃甲於諸族是皆公積德之報耶嗚呼盛矣徐君要余一言意甚勤至有不可辭者茲以數行題其後公諱嶰挺之其表德也 崇禎九年丁酉正月日安東權尚夏謹

跋

華陽崖刻 御筆跋

玉藻冰壺

神皇罔極之恩東土含生萬世不忘今其手書四大字流傳于我東天意豈偶然哉故陪臣宋時烈之門人權尚夏李先稷等刻于 毅宗御筆之左庶幾并傳於千億矣時 崇禎九年丁酉八月日也

論孟問義通攷跋

我尤菴先生一生用工於程朱書雖在大耋之年未嘗一日閒過嘗於耽羅柝棘之時編輯此書未及繕

寫而遽有楚山之禍嗚呼痛哉先生知火色日急遂
因告訣書託尚夏使之刊行而歲月已久未克鏤梓
今先生外孫權侯以鎮爲安東伯竭力剗其幸大
矣權侯以尚夏自初與聞其事乃以跋語見徵義不
敢辭略綴數行於下方抑此書只取精義之見於或
問者故其中緊要之語間或有見漏洛中編書者以
爲棄之可惜添錄於原章中雖便於考閱而非先生
立綱分目編次之本意後學不可不知也
崇貞後
庚子五月日門人安東權尚夏敬題

沈承旨之漢月卦圖跋

竊觀公所著月卦等諸圖往往多出於自得者而其
見之也精其說之也該非淡於易者何能辨此公之
爲學本末雖未盡見只此一齣可識全鼎之味矣公
之胤處士梯氏袖而示余要余一言意老先生所闡
揚者足以傳之無窮奚待續貂然其懇未已遂憚僭
猥而題之如此

姜氏家乘跋

晉陽之姜爲東方甲乙族而代出賢公卿文章德業
爲世冠冕何其盛也茲豈非上世積仁種德受天之
報悠久而益昌大歟今教官錫夏氏纂修家乘一部

遠寄示余余盥手敬玩而歎曰昔程夫子生於文明
隆盛之際尚歎無百年之家而人不知來處况以海
外偏荒千年譜系井不紊開卷瞭然斯已難矣且
其系紀述贊二篇考據明的陳述詳悉無論其誠之
篤亦何文之贍也說者謂晉山明秀晉水清澈姜氏
之多賢與夫福祿之綿遠亦由於地靈之所鍾理亦
然矣至於鳳巖石血之云甚奇甚奇然此乘之不載
者無亦文獻無徵事且不經故耶余姜氏之彌甥也
教官徵以跋文不敢辭略書於卷末如此

李君範箕鎮飛鳥軒題額跋

德水李學士君範買舍於沂水之上筮易之小過小
過有飛鳥之象仍以飛鳥名其軒昔澤堂大爺筮得
大過爲一生受用之訣今學士得小過以爲承繼家
學之符奇哉奇哉蓋鳥聲下則順而鳥飛不遠已無
其音此不遠改之象也君子之進退行藏或有微過
而卽改則無悔此正亨貞之義也君範曰大過之獨
立不懼大人之事先祖以之小過之飛鳥遺音學者
之事小子以之不亦宜乎神其昭告矣乎哉於是要
余題其額仍記其義遂略書數行

朴德載振河耕熟齋題額跋

昔晦翁先生記劉氏墨莊而曰子澄與某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今德載伯仲築小齋讀書其中而孜孜於爲己之學正如子澄之墨莊故余以耕熟二字名俾揭其楣云

丁起余載興幽溪堂額後跋

帶方之東華嶽之下有九節盤石而其第三最奇名曰幽溪溪水汨瀟清澈瀑布三道如轟雷亂雪流爲一大泓幽淡靜閒一塵不到眞世外別區也友人丁君起余築小堂於其上以爲藏修游息之所日與學者講業要我題其額謹以此揭之云

運判魚公丙子江都日記跋

余少從先輩聞仁廟初載多士思皇賢關執耳必極一時之選時則判官魚公以名進士主張齋論聲望藹蔚余嘗嚮風而恨未及一拜今因其孫舜瑞得見公丙子江都日記益不覺欽歎苟非平日素明於義利之分者臨難倉卒烏能出力效忠於職事之外若是哉是宜褒尚拔擢以興起忠義之士而公不自伐世無知者至於聖祖臨筵屢問而莫有所對揚終使當日之忠勞闇昧而不章嗚呼其亦可慨也已余故表而出之以示來後

池鐵山汝海墓表跋

池公忠烈自少稔聞今觀允菴先生所撰表文其所
以闡揚發揮者至矣此足以不朽於終古矣况其南
行時撥忙手寫以遺其外孫宋奎炯者尤可見惓惓
之意矣目今時事憂危倘得如公者數輩國其無患
而九原難作奈何抑公之忠魂壯魄化為轟雷急電
震撼擊撞使賊兵畏懼不敢進則公可謂死不死矣
其果爾否噫

贊

允菴先生畫像贊

嶷嶷山嶽之氣像恢恢河海之心曾允矣集羣儒之
大成蔚然為百代之師宗以一言而闢聖路於將埋
以隻手而擎天柱於旣倒漢闡密贊吾不知其何謨
燕居長歎吾不知其何抱吁嗟乎道之大而莫能容
兮吾將捨考亭而其誰從

秋浦黃公畫像贊

炯如水壺貞若霜筠百年間氣一幅精神凜烈之節
正大之識斯焉取斯坡山正學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清州華陽洞 萬東祠 神宗皇帝位祭文

維 崇禎後甲申正月辛丑朔七日丁未朝鮮國陪
臣權尚夏敢昭告于 皇明神宗顯皇帝陛下神位
於皇 聖帝與天合德至化溥仁溥被萬國顧茲東
表最蒙涵育懷綏之勤實同內服歲在玄虬島夷桀
逆三京蕩覆邦命旒綬 帝赫斯怒命將東出飛輓
徵發竭天下力 皇威所及妖祲隨豁生靈復奠宗
社再血凡我三韓一草一木莫非 皇恩展也罔極

滄桑百變天地崩圻四海腥膻九廟荆棘甲子一周
香火久絕遺民思漢含痛采切念昔巴人追祀昭烈
楚地私薦亦有茅屋今茲廟貌古義斯則神孫作
配儼一昭穆日吉辰良禮事孔肅載陳饌饋蘋香醴
潔英靈在天雖遠不隔庶幾降臨歆我無斃

萬東祠 毅宗皇帝位祭文

穆穆我皇萬邦攸宗至德淵深垂衣篤恭有君無
臣馴致傾覆蕞爾小豎敢肆驚逆帝乃引決以樹
大經國亾君死萬古誰京神器無主孽虜乘釁冠裳
倒置人道掃盡曰有屏翰烈烈宣文暨臣時烈思浴

乾坤天不祐漢大業中乖白首孤臣抱痛山厓煌煌
御墨流落腥塵購鏡石龕寓慕下泉唯茲闕宮亦
其所營門徒繼志事集功成况伊新正君灘回甲悲
慕益切報祀何缺回瞻宇內九野臊羯獨此華陽
大明日月精神感通飈馭高驤於焉陟降左右洋
洋籩豆孔嘉桂肴椒漿尚冀歆顧啓佑無疆

懷德興農影堂晦菴朱夫子奉安祭文

恭惟我夫子實孔子後一人而已四海九州之內五
六百年之間其所尊親罔有窳已然其最專而無貳
者莫如我東土之人東人之中得其全體大用之傳

以任繼往開來之責者又莫如尤菴宋文正公也文
正晚年嘗築室于興農山谷之間扁以南澗以爲考
槃之所蓋慕夫子雲谷之庄而竊取其水石之號也
又手寫夫子南澗一絕揭之座隅朝夕諷誦則羹墻
江漢之思實寓於其中也逮今山阿寂寞舊迹荒涼
則遠近章甫之來尋者徒切枋徨躑躅之悲而靡有
瞻依放仰之地故乃者士林合議建一間屋於溪上
敬摹夫子真像奉安于主壁一籩一豆略倣滄洲之
儀又以文正公影子配侑于西向之位矣嗚呼儀刑
儼恭恍如函丈之侍禮事昭簡庶歆多士之誠其永

垂佑惠我無疆

懷德崇賢書院尤菴先生追享祭文

道在天下未嘗或間迫於氣數有治有亂於其亂也
必生大賢以當一治理亦自然在昔文公繼孔大成
及乎其歿道又不明後五百年先生出焉溯沿溪潭
以承厥傳盡讀其書渙然怡然抽鑰啓縷析毫分
以至言爲動遵成法全體大用若契之合高天濶海
泰山喬嶽繼開之業埃聖不惑乾坤閉塞九有曠腥
下泉匪風一心周京利見 聖作魚水契密一部春
秋昭揭日月天不佑漢業雖未就然其樹立撐柱宇

宙滔天洪水塞路荆榛士失趨向世幾沉堙明目張
膽痛斥邪淫衛經閑聖功倖承三多侈溢世構我罔
極九死靡悔確乎不拔歲在黃巴事不忍言竹樹天
日千古并冤陰雲旣消太陽重光哀榮備至士林增
傷風聲所暨俎豆咸舉羹墻江漢莫切鄉序維昔有
祠始享三賢入處雖殊道則同焉文元繼餽文正追
陞曾經稟講座嫌師承今位東西一如教指爰奉先
生文正之次有如平生比肩坐齒卽事之初衿佩咸
至嘉薦蘋藻有儼其儀尚冀歆顧永有歸依

公州忠賢書院尤菴先生追享祭文

考亭以後聖學無傳異言喧豗垂五百年天祐東方
篤生諸賢繼繼承承髣髴濂洛翼翼先生泝尋沙粟
窮揆妙契克紹閔脉誠明兩至體用俱全悉纘成法
如日中天身任大義砥柱狂瀾痛闢詖淫鄙孟功班
三朝賓師百世儒宗江漢秋陽尊慕攸同教澤所及
俎豆咸舉唯此孔巖講道之所伊昔建祠始尊文公
我東四賢配食西東沙老春翁以次對餽今奉先生
春翁一列儼然同堂位以代序蓋此追享 朝命所
許茲涓吉辰妥侑如儀醴清蘋香簋簋具空洋洋陟
降顧歆精禋永垂神祐惠我後人

沃川滄洲書院同春先生追享祭文

於赫先生唯嶽之降水月其襟金玉其相早師文元
遠紹石潭德必有隣曰唯九菴傳衣共案麗澤相滋
明誠兩進敬義夾持和順英華蔚然挺特運丁百六
天地翻覆懷寶山樊確乎不拔九五利見風雲契合
昵侍帷幄啓沃密勿天經地義炳若星日 三朝師
表百代宗匠滄桑屢變士林采仰以道顯晦占世汚
隆煌煌院額萬世華嵩唯此滄洲舊祀三賢合餽同
德道理空然多士上請 徽旨卽宣茲值秋丁享儀
式虔衿佩咸集禮備誠篤庶幾顧歆啓祐無斁

扶餘義烈祠芝所黃公追享祭文

芝所諱皓

唯公挺生法家私淑坡翁居家篤孝許國盡忠一死
成仁素所蓄積粵自始仕其志卓卓勤王道左 上
用嘉乃章疏剴切志氣慷慨圍城效勞自當一面徹
曉乘障爲士卒先兇鋒薄城督戰益急殲厥渠帥賊
不敢逼媾成力爭大義炳炳臨危決策辭意嚴正洎
尹於灣爲 國之捍虜若叻刺疑怒百段尊京密謨
睡虎驚覺禍慘柴市白日無色視死如歸神色自若
體國死義 袞袞煌煌文正大賢健筆揄揚三臣并
傳千載耿光睠茲扶江繫公桑鄉有丘宰如冠履攸

藏舊有明宮揭名義烈列祀五賢公所景挹同堂合
餼禮空事得日吉辰良衿佩斯集式薦洞酌有儼其
儀庶冀降歆永有依歸

懷德靖節祠石谷宋公配享祭文

姿稟正直操履剛方冰清蘂苦鐵肝石腸早志此事
謂聖可學依歸大師力久真積貫穿諸經如誦已說
惛惛古心慥慥正轍百行之源厭服鄉邦移之事一
左右無方姦兇柄國禍慘臯比假托論禮構捏白地
公時憤痛氣湧如山徒步走京叫 閤披丹屢數萬
言明白剴切經旨躍如姦情破落歷選挽近無此論

議質之百世誰敢疑貳唯彼鬼域誣弄哆侈洪流漲
空劫火燎山糜身碎骨神氣安閒至死采亮凜凜烈
烈事垂竹帛光爭日月畏匡問答允蹈誰是千載歸
來一人而已南澗之洞厥有明宮列祀平陽雙清睡
翁今以我公奉安南位蓋其節義前後一揆於朴先
生樹立尤似士林詢同可見公議中間見阻由彼兇
黨今日之事寔遵 朝命日吉辰良式薦明羞衿佩
咸集肅恭奔趨庶我顧歆永垂嘉休

祭尤菴先生文

維 崇禎己巳七月十八日壬子尤菴先生將卽幽

宅前一日門人權尚夏謹以菲薄之奠告訣于靈筵
曰嗚呼子朱子生於周程諸子之後集羣賢而大成
上接孔孟之統茲誠三代以後一大治也然朱子歿
則異言滿天下斯道闇晦而不彰者又數百餘年矣
於是乎我先生出焉由溪門而溯石潭由石潭而溯
朱子使朱子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如日星之中天人
皆可見此又朱子以後一秦運猗歟盛哉嗚呼道之
興廢實係於天天之生大賢於前後夫豈偶然哉然
能使其道傳於千載之遠而不能行於一時能使其
身終爲百世之師而不能容於當世何哉嗚呼此自

孔孟以來皆然奚但今日茲所謂聖人亦有所不能
天地亦不能無憾者歟戊己之間明良相得際會之
盛千載一時則天之不忘斯世似若可徵而不意
聖祖中道崩殂使大義不得伸於天下斯民不得蒙
堯舜之澤於是乎命物之意已不可揣矣逮乎今日
則先生之道不但不容於世而已邪說橫流甚於洪
水黨禍滔天士林魚肉而終至於楚山之慘而極矣
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嗚呼此果天意耶孰主張是抑
氣機推轉一往一來而天亦莫之如何耶然宋運休
明則有聚奎之瑞先生去世則有隕星之異由是以

觀則道之興廢其係於天也昭昭矣天其欲終喪斯文也決矣嗚呼明大理淑人心闢異端扶正學使中國不淪於夷狄人類不入於禽獸此先生一生所自任者而今皆已矣世將諱其言矣馴此以往天下其將入於長夜也耶不知今後又幾百年天復生真正大賢人使先生之道大明於天下而尊先生若先生之於朱子耶嗚呼玄堂將掩矣典刑日遠矣泰山喬嶽之氣像海濶天高之曾襟今安得復見於此世耶小子愚蒙百不猶人誤加知獎謂可以教至於末後之所託真所謂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恩深義大欲

報罔極恨此生之疇依魂欲絕而復醒寃襟莫洩五情如崩一杯長辭天地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尤菴先生遷葬時祭文

維 崇禎後丙子十月甲申朔三十日癸丑門人權尚夏謹以菲薄之奠敬告于文正公尤菴先生靈几之前曰嗚呼己巳之禍欲言心裂危喘苟延獲覩今日崇終隱卒靡有餘憾恩波渙淪士林聳感然而羣兇尚保首領舊譖猶肆啄舌重以秉勺之失平而致扶抑之乖刺蓋多認鐵而爲金又或化荃而成茅將迷復而底兇孰有厲於乎號嗚呼世道之升降斯文

之顯晦莫不由彼蒼而人莫能容爲耶以先生盛德
大業人莫知尊親而或反有害之者世又無大人君
子承繼而發揮者然則先生之道終於堙晦而已耶
抑有待於後世之堯夫耶小子無似辱知最殊若夫
南路之提誨有如焦僥之九鼎自失庭下之賢友益
恫孤子之靡憑况復疾病沉淹朋儔散處凡當日之
所命皆未免乎遷就諒內省而多疚繫新昧而舊荒
苦歲月之侵尋奄鬚鬢之繁霜誠恐一朝溘然以終
負疇昔之教育恆撫躬而悲慚或寢驚而夢愕今茲
遷奉再覲靈柩函文儼然若趨座右吉日不畱冠履
尚饗

同春先生遷葬時祭文

維 崇禎丙辰之延長日至門人權尚夏謹以醴盎
薄羞再拜哭奠于同春先生靈几之前曰嗚呼泰山
其頽矣樑木其摧矣冰壺秋月今不可復覲矣座上
春風今不可復襲矣嗚呼先生一去世道日喪欂櫨
晝亾翹翹宵騁俯仰人間此身安放嗚呼哲人君子
何負於天旣付與以大德又降禍之斯偏天高鬼惡

莫詰重玄嗚呼白首蓬山冤血注波濶文及泉我罪
伊何天非不仁越弩吹沙嗚呼皇皇 孝考在帝之
傍英靈上朝喜氣洋洋時翩然而降監晒桐子之虫
嗚嗚呼臯比慘怛函丈寂寞烟霞凄其鎖恨石泉琤
以瀉咽嗟長夜之不晨慨吾道之靡託嗚呼臯如新
丘衣冠永閔思有餘悲哭有餘淚一杯長辭萬事已
矣嗚呼哀哉尚饗

老峯閔公鼎重遷葬時祭文

崇禎後甲戌九月老峯先生輜車自維楊舊山移奉
黃驪之新阡將以二十日乙酉行永窆之禮侍生安

東權尚夏病伏峽裏未克赴臨前二日謹遣小孫定
性敬替告于靈几之前曰嗚呼玉壺寒露清冰炯然
此先生之襟懷乎大冬嚴雪孤松挺然此先生之氣
像乎先生之進兮邦運之昌先生之斥兮士林之殃
逝矣西土兮赤舄未返 天日重明兮袞章復煥
如新丘兮驪水之上 喬山密邇兮蒼翠在望穆穆
寧考兮儼彼雲鄉英靈上朝兮髣髴筭行追陪二
師兮喜蹈洋洋俯視塵白兮笑我悲傷嗚呼先生之
逝兮國無樑棟先生之逝兮士失旃幪學者有疑兮
何所就而析焉邪說塞道兮孰能爲之闢焉俗渝薄

而燒燒兮懿行不復聞也世溷濁而汶汶兮清操不復見也將日替而日污兮復誰觀而誰程不愍遺夫一老兮繫天心之難明嗚呼藐余鯁生夙荷殊遇叨承警咳折旋俎豆華歆舉知敢效幼安之浮海持國愛士徒切龍門之向風嗟知音之已遠匣瑤徽而塵封天長兮地久此別兮無涯傾長河之哀淚寄秋風而短些單杯隻鷄寓此微忱尊靈不昧尚冀鑑臨

祭外舅郡守李公文

維歲次戊午八月己巳朔十日戊寅外甥權尚夏謹以醴盎翰音再拜敬奠于外舅通訓大夫行錦山郡

守李公之靈嗚呼小子結髮而登公門今雙鬢蕭蕭而膝置兩孫矣淡恩厚德欲言哽塞嗟夫我生不天百毒備經俯仰人間此身伶俜尚幸尊舅歸若靈光庶期百年仰戴為命今也則亾吾將安放嗚呼痛哉去歲公病在牀余往省之公喟然曰吾老且病離懷良苦汝終不可歸洛乎又曰吾安得復起為平人一往見汝山中棲息乎公又撫吾穉孫曰這物何其可愛眷念不捨言色藹藹其言至今在耳寤寐不忘顧我狷拙之性丘墓是戀迹滯窮鄉不能以妻兒早自歸侍以慰公至意而轉頭之頃人事至此幽冥之間

負公實多嗟呼此恨終此生而無窮期嗚呼天乎此何等時貪愚者髮黃險狠者軒朱震耀昌大百祿完具而善人何厲天獨仇之君子何罪鬼實讎之孝友慈仁行備於內而壽則促之廉公忠勤效著於外而位則齎之遂使長德醇人不克享有晚福而終於寂寥而埋沒時耶命耶孰司其權仰呼蒼蒼太空無言嗚呼已矣萬事黃梁田園慘惓几席虛涼清漢之陰畢如玄堂公于歸稅永閔容光天長地久此別茫茫至哀無文言不成章灑血秋山情溢單觴嗚呼尚饗

祭李擇之選文

詩云金玉其相追琢其章若公者非其人耶以公之榮辱占時之否泰而今焉已矣國其奈何嗚呼士林從此益寂寞矣踽踽人間誰憑誰倚單杯隻鷄哭送靈車楚山餘淚夏灑江波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敘九疇錫文

嗚呼敘九奚至於斯耶自我知兄三紀于茲知兄之淡莫我如也以兄子諒之性篤實之行識見之超敏學問之該洽空若可以大闡而遐到矣先生平昔之所期者何如士林今日之所望者何如而乃反中途奄忽草草至此何天之賦之斯豐而奪之斯促耶豈

氣機之屈伸有數任其死生壽歿而莫之省記耶抑
兄厭世之苦惱蟬蛻返真而百不顧一耶嗚呼往日
之事尚忍言哉自是數年之間斯文日阨一時之正
人君子次第淪沒於南遷北謫之中而唯吾儕數人
在耳然尚幸兄康健無恙師門後事之託唯我兄恃
賴孰謂兄又長逝使我抱無涯之痛耶暮春之日兄
訪我於黃江之上出示其所編年譜余竊問其議論
公正編輯纖悉益歎師門之有後也校書之暇兄謂
余曰四郡溪山平生夢想今來卒卒縱未暇踏遍唯
龜潭最近盍往觀諸遂與之聯袂相羊散滌煩襟窮

途此樂自幸無比無何芝湖李公之櫬歸自嶺海余
又與兄迎哭於安富之村舍執手相分復結山中之
一約歸家數日儼裝將發兄書忽至知兄聞伯氏病
疾馳南還俄又聞伯兄竟不起余益痛師門之禍未
艾而重歎佳會之不果成耿耿於心不置也顧余有
胃症每夏輒劇不敢爲赴慰計只以書寬譬且以秋
至爲會面期疾病冗故又不果成而人事至此孰謂
向者歧路之分手奄作千古之長訣耶此余之所以
驚號痛恨尤不能自抑者也若使余早知其如此雖
萬萬疲憊豈不扶策寸進奉議其凡百耶九月之念

承見兄書雖以改子婦葬有悲惱之語知其無體上之憂矣十月十六院人忽持兄訃書而至計兄書之發相去中間僅數旬不知何恙之違而至於斯耶無乃醫治失宜人事未盡而然耶抑兄十數年來受傷於瘴癘風霜之間者無所不有而楚山之日誠人理之所難忍者則人雖不知而其所銷鑠於潛暗者極矣然則雖使扁華趁施萬金良藥終莫之爲耶嗚呼生必有死萬古常理况兄生而盡忠孝之實歿而留不朽之業而儵然長逝日侍几杖於泉下則在兄之身而又何悲然遺文未集譜編未完而平日所聞見

於燕申之際者又將泯沒而無傳此余所以重爲之痛恨而尤不能自抑者也嗚呼兄病而遠不卽知兄歿而病未卽奔窆宥有期今始來哭儀形已闕言笑無聞昔時逢迎之處丹旌獨存而哀哀而慟纍纍而衰者卽兄之老親與孤孀也俯仰人間萬事皆變曷不使我肝摧而腸絕也哉嗚呼自兄之歿如失一臂白首餘生踽踽靡倚有疑誰質有事誰議撫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洩其悲矣荒詞菲薦情則無窮兄若有知庶鑑余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仲和昌協文

寒水齋集卷二三

祭文

十四

維 崇禎八十一年戊子五月二十日乙未安東權
尚夏聞近故三洲先生金公襄禮將迫而病未得趨
訣使從子燮替奠鷄酒于靈几之前而告之曰華陽
寂寞士失旃幪功利趨競道義昏蒙顧瞻斯世卓立
者公遠近歸仰怡然師宗蓋公明睿得之於天凡天
下書無不貫穿刻意研窮細大不捐發爲文章浩浩
淵淵最於朱書用工益專精透妙契洞見奧源畢竟
所就靡有涯量云胡今日乘化斯忙朝野咨嗟士林
哀傷若余窳啓忝居輩行碧樓寒齋磨切日長共陪
臯比水石之鄉謂此至樂終古莫當滄桑屢變雲樹

傷情所懷伊人在水一方札翰聯翩理義消詳如車
兩輪若翼偕翔今成陳迹曷不摧腸所銜者存劄疑
之修公病我鈍拖過悠悠覺寢身跳開卷涕流庶幾
孜孜以贖前尤然無可質此恨何休知音已去絃斷
峩洋白首人間顧影凉凉日月易邁將掩玄堂遠蟄
窮山病卧在牀加麻非服素車無路緘辭寓哀一訣
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治甫 畚文

惟靈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淵源澤風師表華陽沉潛
聖學造詣日將和順內積英華外彰孝友爲政百行

允臧餘事文章錦肝繡腸早颺 王庭瑞世珪璋含
香粉署 賜暇湖堂平步雲霄端委巖廊風雲契合
主聖臣良我有色線期補舜裳禍起斯文姦壬猖
狂公時奮忠披腹呈琅天日回照乃言其昌 處分
大定士趨一匡明時著蔡大廈棟樑片帆高掛驪水
洋洋晚節尤奇終老雲鄉悠然乘化朝野盡傷清名
盛德永世流芳顧余無似忝居友生如魚逐隊如鳥
和嚶玉樹冰壺恆挹芬清埴埴冥行每被喚醒暮境
傷離夢想通靈儀形在望札翰不停曾未幾時忽隔
幽明有疑誰質有事誰評吾道益孤士林無忤嗚呼

已矣萬事電驚白首空山有淚河傾哭送一杯遠訣
雲輶至哀無文言不盡精神其不昧庶我歆聽

祭李汝九箕洪文

崇禎後己丑二月十三日甲寅近故司憲府執義直
齋李公之柩自文山寓所將向漢濱之先壠友人安
東權尚夏病在牀第不得拜訣謹遣孫養性略以酒
肴果品替奠于靈几之前而告之曰惟靈 天潢正
派名祖曾孫秋濤之淡良玉之溫夙慕正學絕意騰
騫能自得師大老之尊慥慥百千日誦聖言運丁陽
九禍慘師門公時奮義瀝血叫 閣流移塞垣長白

之根九死不悔鐵壁銀山皓天不忘玉玦南還尉薦
銅龍妙簡豸冠榮途非志郡紱稍安楓山錦岫勝
地官閒冰清蘂苦百里歡顏漠漠高山于以考槃
徵書狎至甘忍貧窮招延友朋道義磨龍學子疊疊
樂育才英我願斯遂何事他羸德全神旺筋力康勅
鶴髮韶顏庶幾百齡一疾數日遽隔幽明不慙一老
天亦何心斯文益孤痛纏士林顧余淡悲晚失知音
三洲已遠公又長休我懷誰披我言誰酬簡帙埋頭
誰與校修白首涼涼老淚難裁永懷醇德何處覓來
孤舟下漢緬禮期催病臥在牀替奠一杯英靈昭感

倘知我哀嗚呼尚饗

祭閔茂弘鎮夏文

吾友茂弘奄作千古矣花山權尚夏執紼長慟爲
文而哭之曰嗚呼哀哉夙遊橋門願遂識荆鸞停鵠
峙玉潔冰清有斐君子外彪中弼正色端拱談議風
生一接心醉片言肝傾詞場戰藝鴈塔連名封章叫
閣前後同聲齊肩并武餘十星霜佳辰命駕清夜飛
觴長歌短詠對榻連牀切磋磨龍道義商量金石可
變此心無斃自意交情永保晚節居然一病天奪斯
速凶音忽至恍惚如夢一信一疑且驚且慟天球大

玉不薦廟廊琪樹芳蘭倏敗風霜栽培傾覆一何乖
當天不可問理亦茫茫雙親在堂至痛難抑一子先
歿後事誰託逝者有知應不瞑目悠悠此恨曷其有
極憶君卧病見余欣暢形骸雖瘁精爽猶旺仁者必
壽尚冀神濟曾未幾時子遽蟬蛻啓手之日賤疾濱
危存亾一訣坐此差池悼念平昔有淚漣漣而長些大
招三號視殯丹旌寂寞萬相都泯琅琅之音哲哲之
色若聞于耳若接于目流光易邁時日旣卜載遷靈
輒卽彼窀穸天燈之阡水遠山邈計沒臨壙幽明永
隔茲將薄具洩我衷曲一杯長辭萬古今夕嗚呼哀

哉尚饗

祭尹汝休嘉績文

維 崇禎乙丑七月己未朔二十日戊寅友人安東
權尚夏致道謹以鷄絮之奠哭于近故觀察使尹公
汝休之靈曰唯靈秋濤之淡良玉之貞志行端方才
識通明屠龍藝元弱歲蜚英瑞世雙璧輝映 王庭
瓊琚玉佩平步蓬瀛一疏披丹驪頷是櫻姦諛骨寒
金矢颺聲摧如罔乎坎維心亨棲遲郡紱餘六七齡
遭時大來我彙斯征宣綸內閣建節湖屏出而復入
維世之榮公曰仕宦何必要清情淡寸草願諧專城

三牲養至斑服戲嬰人謂子職莫公德馨民誦慈良
及我疲惓公廉化達譽望愈傾謂公遠到乃公乃卿
云胡一夕琪樹摧零嗚呼顧我於公世篤交情遊於
伯仲迭爲弟兄猶魚逐隊如鳥和嚶悲歡離合寒暑
屢夏公奮雲翔我守巖耕相思寄書千里襟靈逮公
觀風剡登賤名嵇書不恭竊附韓程年來閣鈴邇我
林垞他鄉盍簪宇宙蓬萍中宵倚棹皓月煙汀杳如
海客槎傍斗星高情灑脫俗物芥輕紛紛蠻觸過耳
風霆春溪綠漲笑花嬌鶯於焉嘉客我樽其盈歸聯
夜榻枕藉風櫺井轄繾綣迴轡淹停別來幾時人事

電驚聞公疾暴我往候偵八門呼公公已冥冥驚疑
莫定恍惚神怔憶曾公書每被朝醒莫或濫觴以乖
衛生天厚卑公福履安羸孰司其命秉勺不平嗚呼
已矣萬事黃梁軒屏寂寞几案虛涼音容永闕厚夜
茫茫鶴髮捭曾怨結穹蒼弱穉號擗行路齎傷孤舟
下峽江漢路長此別無涯扶病遠將至哀無文言不
成章雪涕秋江情溢單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子徵炳遠墓文

嗚呼子徵仁孝之性秀拔之姿恢疎之度卓絕之才
天賦之不偶然而何草草沉埋耶嗚呼世道淪喪斯

文窟院賢人正士次第凋掾運氣之使然天不能管
得耶嗚呼君歸九原日侍膝下尤翁文翁正陪邀迓
其與處濁世而喫盡煩惱者苦樂何如也嗚呼子徵
何處得來百年神交一杯荒苔淚灑秋山情寓單杯
君其知否哀哉

祭成達卿 晚徵文

崇禎辛卯近故副率成公之柩以五月二十日往卽
幽宅安東權尚夏病不能赴訣前二日哭送魚酒使
韓生德全替奠于靈座之前而告之曰惟公秋濤之
淡良玉之溫古心惛惛德氣渾渾挺出南服聲譽超

羣夙與難兄迭唱箎壘歲在金羊扣我柴門片言相
契情好卽敦結友讓抗請師慙丁相資麗澤再周天
星蓋公襟懷本自澄清嘗愛靜時鑑水空平我恐耽
寂或流窈冥無間動靜隨處空惺延平體驗厥旨典
要後賢不省謂難捉描公卽渙然如渴之澆從而索
理其密絲毛晚歲所得益復超高措諸事爲家族諧
調忠信化服自近而遙徵招狎至士林增光公卧不
應固守東岡味學愈篤其進莫量我已耄昏唯公是
望孰謂而今乘化斯忙世事日非憂虞淡長吾道益
孤曷不摧腸去歲茲時公住嶽寺道瘦爲榎未終到

此我病在牀亦難赴彼悵恨在心長訣非意今成千
占事事揮淚華陽盛禮守一清賞舊迹斑斑何心獨
往商嶺之西多士觀葬縷息奄奄計沒臨壙嗚呼已
矣萬事一夢適丁家戚無人替送遠倩韓郎奠此一
觥至哀無文言不盡情公靈不昧尚鑑微誠

祭宋伯純一源文

仰惟先師德盛業大宜爾後人永有承藉學士云亾
天何奪我尚幸世適式克負荷淹貫經傳文思浩雅
如泉有源若薪傳火內行素著善事偏寡爵命屢降
曾未一謝士流延佇宗門相賀庶冀成就家學不墮

不幸苦塊沉疾未可凶音忽傳如夢如假師門後事
未了尚夥今焉已矣誰可主者昔侍臯比最蒙詡借
故視諸賢弟姪無差面雖病阻情以書介聞君入地
有淚如瀉委身牀第替奉一學靈如有知尚顧歆些

祭鄭童子啓河文

嗚呼文瑞棄我何逝珠璣映彩蘭雪芬清祇今唯見
寂寞丹旌半歲文會一夢邯鄲此別無涯長夜漫漫
嗚呼尚饗

告文

忠賢書院尤菴先生追享時朱夫子位告文

嗚呼夫子孔後一人其道東來罔不尊親唯宋文正克紹墜緒使夫子道大明于世咸曰其功配食是宜擇辰之良聿舉縟儀謹以牲醴用伸虔告伏惟尊靈俯垂歆顧

萬東祠成後尤菴先生影幀告文

伏以 神宗 毅宗兩皇上俎豆之事曾受明教而未易成就矣近者幸賴同志諸人之致力廟宇之役纔完矣今當甲申之歲人心之思漢益切謹以孟春上丁敬陳享事次第之禮姑竢他日仍伏念蜀中之祀先主也一體同薦於武侯之祠杜工部詩可以取

證故茲奉真像於舊堂敢用一籩一豆之禮并伸虔告伏惟鑑臨

華陽書院移建後奉安告文

唯此華陽如昔武夷平居所樂神亦安之睠彼南臯皇宮密邇想惟英靈陟降陪侍爰勗新祠棟宇旣備於焉奉安肅恭將事巴水清泠洛山高峙萬歲千秋瞻仰在此謹以籩豆清酌用伸虔告

華陽書院影幀追奉時告文

云云朱夫子有言古禮廟無二主蓋精神旣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又曰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

分先生嘗引據此說論破圍隱廟別立影堂之非是矣此院經始之初不知有此教別構小堂以奉影幘而到今多士之意以爲夫子之旨先生之教既有明白可徵者如彼則宜卽奉遵不可違貳將於今月某日移安影幘于祠宇之內北壁之下而略有修葺之役喧擾未安敢請神位權奉于東齋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滄洲書院同春先生追享時三先生位告由文
唯茲管城文烈桑梓明宮俎豆如魯闕里繫惟文敬暨我文正遺躅斯存士林山仰先後躋侑報祀無愆

亦粵同春共一淵源 三朝著龜百世宗師合餽同堂事體則宜多士齊籲卽蒙 允俞茲涓吉辰爰舉緝儀分享左右并美齊芳庶幾顧佑惠我無疆

滄洲書院郭龍村別祠奉安時舊祠告文

龍村郭公其世可徵學焉純正行唯廉澄施之民社溥洽仁聲有內形外本立道生秋江亟稱石潭推美逮我文正論述備至多士齊籲勗起祠宇有如白鹿雲石同趣茲涓吉日奉安神位謹告事由尚冀鑑止

家廟告文

云云尚夏不孝無狀荒墜先業意外 朝廷誤加甄

拔特拜司憲府持平今初九日祇受 諭旨俾速上
來實維餘慶所及感慕何極第此 異恩及於無似
之身不量而入狼狽必矣况今世道崎嶇時義正合
退藏茲用抗疏祈懇期於必免矣謹以酒果并告事
由

同春先生墓告文

維 崇禎己巳七月九日癸卯門人權尚夏謹以酒
果敢昭告于同春堂先生之墓曰昔晦翁贊明道曰
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嗚呼此真吾先生之氣像乎真
楹之夢倏已二十載想像容儀森然如昨日哀哉哀

哉改竈之禮病未赴臨日月幾何草沒苔淡茲含不
盡之悲敢申展省之儀嗚呼今日之事不敢長言北
洞之門久錮南澗之櫬纔返生而見此不如無生不
識重泉之下亦皆一一照會否苟其然者其憂傷痛
怛之情不間幽明嗚呼益可哀也謹告

祝文

萬東祠 神 毅二皇帝位春秋享祝文

德合天地化流無疆三韓 大恩百世難忘茲值春

孟式薦芬馨尚冀降臨歆我微誠右 神宗 皇帝位

蒙難守正大義光明京周之思最切東氓今丁孟春

敬陳洞酌願垂顧享永世無斁右皇帝位 殺宗

禮山集成祠晦菴夫子允菴先生春秋享祝文

集羣賢成後孔一人教澤淵泉萬世尊親謹做滄祠

式薦洞酌庶亮微誠降臨無斁右晦菴夫子位

明誠其學扶闢其功奮于千載克紹晦翁邊豆有楚

配侑于左禮簡事大永言顧我右允菴先生位

興農影堂晦菴夫子允菴先生春秋享祝文

繼素王統集羣賢成大哉其功萬世作程茲用諱辰

敬陳邊豆庶幾顧歆永垂靈佑右晦菴夫子位

由博造約既明而誠奮乎東偏遠紹考亭吉日嘉薦

儀做滄祀永言配食惠我無止右允菴先生位

靖節祠醉琴軒朴先生春秋享祝文

義重泰山心丹皎日彝倫永賴百代風烈

青山德峯書院重峯先生允菴先生春秋享祝

文

剛健之氣正大之學精忠壯節百世風烈右重峯先生位

學紹武夷義尊京師繼開業大文在於斯右允菴先生位

滄洲書院允菴先生春秋享祝文

猗歟先生義秉春秋學紹晦翁光前啓後百世師宗

謹以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用伸明薦

尚州興巖書院同春先生春秋享祝文

曾中霽月座上春風道尊德盛百世師宗茲值春丁
式薦明禋尚冀降鑑啓我後人

永平玉屏書院峒隱李公文谷金公春秋享祝

文

聖世嘉遯法門麗澤清風灑落百世如昨右峒隱
生位

淵源石室師友華陽精忠正學至死彌光右文谷
生位

楊州石室書院靜觀李公春秋享祝文

脫屣榮途專心聖門高風正學儒林所尊

忠州樓巖書院老峯閔公春秋享祝文

宗匠士林儀表朝端清風直操立懦廉頑茲值中辛
精裡是宜於萬斯年庶我歆思

永川松谷書院聳巖李公春秋享祝文

迹紹疏傅德隣陶翁武城絃歌民化儒風右聳
巖位

見幾危邦盡節明時文翁餘化沒世興思右晚
沙位

雲溪書院百源申公春秋享祝文

晦遯其志精博其學緬仰遺躅清風灑落

延豐源泉祠直齋李公春秋享祝文

學承宗師義櫻尺鱗真像儼然遺化在人

歲一祭祝文為李
英作

禮制有限蒸嘗已替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清酌
庶羞敬伸歲一之薦

哀辭

判尹李啓以光夏哀辭

大行人漢城府判尹德水李公銜 命赴燕卒於館
中副价以下扶護旅櫬歸到故山以 崇禎後辛巳
五月十日丙申掩其玄堂其友安東權尚夏在清風
山谷中疾病沉篤未克臨壙西望長慟敢綴哀辭使
子司僕寺主簿煜謹替告于靈几之前其辭曰
嗚呼星軺萬里兮一去不還異域孤魂兮何處盤桓

至尊爲之慟傷兮朝野共其辛酸矧平生之故人
兮情豈耐於摧肝日慘慘而雲冥冥兮天沉沉而朔
風寒靈胡爲乎長閔兮杳聲光之莫攀嗥號上下而
靡憑兮獨涕泗之汎瀾嗚呼天旣生此雋材宏展布
之及早胡不偶於半生困朱墨之潦倒晚圭璋之特
達紆袞宸之殊擢恢游刃於外內贊廟廊之籌畫藹
衆望之方傾奄四牡之未復正時艱而才難天詎忍
於奪速抑存沒關時氣數之使然耶聲譽溢世造物
者忌焉耶嗚呼精明之識敏給之才疏通練達之謨
愷悌樂易之姿固一世之英髦期賁飾於明時百未

試其一二空殄瘁之興悲且吾聞之天道福善厥有
至行報施何淺奉老而淡愛篤敬余未之多見旣孤
而慤初終身如子者亦尠茲皆實德宜百祿是衍何
仁者之不壽儘栽培之理舛我迷曾而煩冤叩天閭
而籲白皇無言而沕穆又誰因而誰極嗚呼余之質
兮疎鈍子之性則剛緊空枘鑿之異度乃臭味之相
膺如游魚之隊逐似征鴈之序進隨步武於壁沼竊
一世之華聞洎中歲而睽離子蜚英而我隱勞悠悠
之思念託情素於書信心期炯其照徹千里遠而猶
近今幽明之永隔耿獨立兮何依餘生兮懍懍能得

幾時子之先歸兮抑何足以淡悲唯神交之冥漠痛
自結於中腸泣綴辭而遙寄俾一讀於靈牀

趾齋閔靜能鎮厚哀辭

維公喬木之家棟樑於國此時何時奄遊寥廓况丁
百六天地崩坼邪說橫流正氣消縮人將胥溺其何
能淑踽踽人間思君政切君如有知亦應耿結終宵
繞壁我心如折強疾操觚文不掛一淚灑秋風哀哀
此別

應教趙子以尚健哀辭

外溫內貞其人如玉歲寒不改昂霄之栢置之嶺海

九死靡悔盛之玉署望冠同隊時丁險巇獨持風裁
不幸長逝何處得來孝友爲政百行是宜栽培謬悠
天道難知積雪空山丹旄飄飄病委牀席素車無由
追惟三世萬事一夢哀哀此別豈但私慟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